

# 西 部 文 抗

期三第 · 卷二第

刊 月

( 錄 目 )

新青年作家的障礙物(評論).....	關 西
模範的死(小說).....	藍 江 度
我要繼續奮鬥下去(小品).....	藍 格 天 著
十字街頭(詩).....	藍 光 詩
蕭奶媽(小說).....	鈴 聲 著
人生(小說).....	鈴 聲 著
工作的開始(報告).....	錢 克 湘
未察之夜(詩).....	錢 克 湘
戰士(封面).....	錢 克 湘
西部信箱.....	編 者



# 9

日一廿月五年九廿國民華中：期日版出  
 分八幣國售零期本：價 售  
 社刊月藝文部西：業行 編  
 社版出城成：者 刷 印  
 號七十八街華光都成：址 社

# 新青年作家的障礙物

關西

「作家」這個名詞，對於初學寫作的青年是一種美麗的幻夢，而且還含有一種富有肉感一似的誘惑力足以使他們迷戀的。我們不管這些現象對於初學寫作的青年是否有益，然而「作家」的承繼問題在文壇上確是重要而且必要的問題，正如人們已望生諸君子傳承後代司職員要。

本來，可以認為「中國的作家」的已經是非常的稀少，而且這些老舊的「作家」們，老的已經老去了，舊的也已經太陳腐了，尤其是中國的「作家」在文壇上的生命線是那樣的短促，很少很少會延到有三幾十年的壽命的，所以新「作家」的承繼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

「為什麼中國沒有偉大的創作出現？」這問題有些入解答是：「正在培養中」；我現在却要說：「為什麼中國沒有新的作家出現？」這裏所指的「作家」，自然不是指那些能夠寫作的就事，而是指一定要能夠列為「作家」羣中的「作家」——這問題也許會有人提出反駁：「中國的新作家正多呢，如果你不是有意抹煞事實的話，那他就是瘋漢」。那麼我對於這種反駁或者可以承認，或者也可以否認，最好我是不會再去反駁的，因為就我所知道的說來，新青年作家在近代中國文壇上的產生並不那麼容易，老實說，未來的新青年作家前面正埋伏着一種障礙物，這種障礙物水

遠成了新青年作家的娘胎中的一種病害，足以使娘胎中的嬰孩室死在娘胎中，而永無產生的希望。

這種障礙物，便是初學寫作的青年隨時都可以體念着的，那就是書店、雜誌和日報副刊的編輯；凡是書店的老闆，都是商人性質只曉營利，自然他們所選擇出版的書籍也必須「知名之士」的作品，我們對於這種違反「為文化服務」的書商暫且可以不論，但雜誌和日報的副刊編輯，他們應該有是披新青年作家的任務的，然而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騙子」，他們選擇作品，自然是毫無標準可言的，最要緊的便是被選擇的作者如果是與自己有關係的人，不消說那就是合乎他們的標準，而一定合刊載出來，否則，縱使你不願你自己作品遭受意料中的難堪的苛待而附寄郵費希望他們能把作品退回，他們還是不會給你退回的，小氣的話，他們可以無形中賺到幾分郵費可以供給他們寫情書或者寫奉承和活動一類的情書的費用，這種文壇上的病害，我們可以說：他們自己也許完全沒為對作品的欣賞力，他們未必就是「作家」，實在是文壇上的「騙子」。

文壇上有了這種不幸現象的發生，如果中國會產生真正為我們崇敬或承認的一作家一出來，那是一種絕望的妄念，就好像病入膏肓的垂死者仍想活著在人世間的

## 西 部 文 藝

第二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卅一日出版

社 長 斯 因

編 輯 人 德 壽

發 行 人 雙 江 度

發 行 所 光 華 街 八 十 七 號

西 部 文 藝 月 刊 社

印 刷 所 石 馬 巷 十 九 號

代 售 處 成 城 出 版 社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 本期零售國幣八分

本刊定價目表			
期 限	冊 數	價 目	
每 月	一	八 分	
三 個 月	三	二 角 四 分	
半 年	六	四 角 五 分	
全 年	一 二	八 角 五 分	

內在費寄郵

那種希望同樣永遠不會實現的。  
新青年作家的產生，本來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們負有提拔新進作家責任的人們用這樣的方式——把非自己範圍內的作者所投來的作品毫不思索的把牠投入於字紙窠中，已經附寄郵費來的作品也無須退回去的這種適用於「騙子」對付人們的欺騙方式——來「培植」來「提拔」新青年作家，這不會給予初學寫作的青年當頭一棒，他們對文學原有的創作興趣也因之遭受最初的嚴重打擊，於是「作家」的承繼，永遠將是為「騙子」傳宗接代的。

固然，新青年作家的不容易產生，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真正的「文學批評家」出現，這等於孤兒失去了教養的母親，終必流為懶怠的或頑皮的劣性流氓兒，不會好好的成長的。縱使中國是有戴上「文學批評家」這個帽子的人，那也不過是「賣膏藥」或「陝西三鏡」的江湖客，他們所指評的作品，必定免不了與自己有關係的作品，無論如何那都不去吹捧一番，不是說「文筆清新流利」便是說「內容精彩豐富」；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有幾種說法，一則，不妨藉此建立自己的羣衆，二則，也可以收互相標榜之功，使自己的聲名建立起來。否則，他們所指評的便是有意的攻擊或破壞。我們平素所聽到的批評文字祇有這兩種，這便是那些戴假帽子的所謂「文學批評家」，縱使中國是有「文學批評家」的話，除掉上面所指出的書店，雜誌和日報

翻刊編輯是新青年作家的障礙物而外，那種戴假帽子的所謂「文學批評家」也是其中之一。  
基於上面所指出的事實，我們真對現在的中國文壇抱着非常不幸的觀感；因為現在的文壇，並不須要那些老舊的「作家」們去支撐，就是說，老的已經老去了，舊的也太陳舊了，他們很少會適合時代的需要而跟時代走的，他們有的簡直老舊得不能再走動一步，這種「作家」除掉在過去的「文學史上」留些地步而外，也祇有自然的被擠出現代的文壇的門外，再不會有任何一個位置的了。試看，那些「作家」們，有多少會在這偉大的神聖的戰鬥中的大時代底文壇上活動着呢？他們大都躲藏起來了，老實說，因為他們過去祇有為女人而歌唱而寫作的天賦，於是便成了那個時期的「作家」，而被可憐的讀者們「崇拜」着，到現在，因為這是一一個偉大的時代，沒有具備着應付偉大的時代的條件是不能生存的，他們因為沒有這種天賦，不消說，便自動的躲藏起來，以至於永遠的消聲滅跡。

我們現在所需要支撐着現代文壇的，也不一定就是新進的「作家」，根本無須乎要「作家」，所需要的，而是文壇的勇敢的鬥士，我們須要這種勇敢的戰鬥精神——像在前線浴血抗戰的將士那種勇敢的戰鬥精神——來支撐現代的文壇，來與老舊的改轉的文壇作一次澈底的革命工作，因為文壇對於現時代影響非常之大，簡直可以

這樣說：文壇是代表時代的精神的？我們需要勇敢的文藝工作者站立在文壇的堡壘上，盡量發揮時代所賦予我們的工伴精神，那就是說：要把祖國在神聖的鬥爭中表現着那種種偉大的英勇的史實，那種種光芒萬丈的精神發盪的用我們的天才和力量發揚出來，使我們這個時代成為世界所須公認的一個偉大的時代，而造成祖國在世界歷史上一個不朽的世紀，這工作都全賴我們具有戰士一樣勇敢的精神的文藝工作者去擔負的。

所以我們現在又要向初學寫作的青年呼籲了，我們的障礙物雖然也要盡力的去排除，但最緊要的，無論我們遭受怎樣難堪的苛待和打擊，我們決不要氣餒，我們要以同樣具有戰鬥的文藝工作者的精神，不斷的努力寫作，要把障礙物作為鼓勵我們寫作的一種毅力，繼續不斷的創作，那種障礙物自然也會被我們的戰鬥精神突破的，因為現時代的青年絕不能受環境所支配，而是要突破環境，創造自己的環境。祇要我們鬥的目的認定了，祇要我們同是為祖國而戰鬥，同在偉大的啓示之下，努力創作，祇要我們有不屈不撓的精神雖遭任何挫折都不氣餒，我們的收穫必然是很大的。

我現在又可以這樣定說：新青年作家的產生，在現今這個時代，無須仰賴於一般的「培植」和「提拔」，因為在未產生真正的「文壇批評家」以前，那種「培植」和「提拔」都是虛偽的，欺騙的，最主要的條件，唯一條件，便是全賴青年自己去努力創造

# 模範的

## 死

雙江度

蕭政自己很守紀律，他也要別人很守紀律。他當了五年的憲兵，因為能幹尤其能夠特別守紀律，所以到現在為止，已經是中士班長了。

「怕守紀律，就不要來做憲兵」，這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了；對班裏的弟兄訓話或者和同事們談天，他總要說上這們一兩次。在他的心目中，早就印上了一條規則：兵是民的模範，憲兵是兵的模範；要是憲兵也不嚴守軍紀國法，那國家還有什麼辦法呢？自然，他周圍的同伴們，不見得都會和他一樣，但他却始終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他寧肯過分，不肯不及。

無論上頭、出勤、吃飯、點名，就是說凡是集合，蕭政從來沒有遲到過。而且，他那第三班的十幾隻弟兄，也同樣的守得很早。要是碰着他當值星班長的話，值星官一定是先聽得第一排的人數報告；他是屬於第一排的。

他們這第×團再度調到第×戰區來服務，又已經半年多了。蕭政他們這一連——第×團三營二連，此次的任務，是擔任戰區司令長官部的警衛。他們開始工作的

一個星期內，就在長官司令部附近發現了一個組織非常嚴密的漢奸巢穴，接連逮捕了好幾十個喪心病狂的漢奸，司令長官對他們深為嘉獎，官兵都增加了經常的津貼。因為這，蕭政他們更加感奮，小心翼翼的每一個動作都不敢馬虎；他們希望他們的警衛區域裏，永遠不會發生一點意外的驚擾。

然而，事情終於發生了，而且偏發生在凡事不苟特別守紀律的蕭政身上；事情的結局，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悲慘！

這日恰好是蕭政的值星勤務，所以號兵剛一響出了集合的號音，他就到了集合場，站在他發口令的位置；「向右齊——」向蕭政「致敬」之後，人數差一個，他有點驚慌，一看隊伍正是他第三班的排尾，更使他不痛快起來了；

「第三班缺一個，劉副班長，誰沒有到？」

「王成德解手，就來」。

「為什麼不早點去解手，故意搗亂！」

劉副班長因為也站在列子裏，不便多說話，同時也似乎沒有答復的必要，所以

就噤然不聞腔了。這時候，王成德正用很快的步度向集合場跑來；但是第二排第三排的兩隻軍士，都報告過人數了，蕭政有點氣不過；今天第一排沒有差假勤務，應該是很清人數的，想不到偏是自己第三班的人來丟臉。當王成德喘吁吁的跑到距他六步的地方給他敬禮的時候，他也沒有想到去還禮，走到王成德身邊，照着胸腔就是一拳。這種拳打胸腔的處罰法，多當了幾天兵的可以說是司空見慣，尤其是在操場上經常使用；因為這是一種簡單現的辦法；但又說不上是什麼重的處罰，王成德用一種很熟慣的姿勢，把胸腔挺得很高來接住他應該享受的拳頭。只不過一下，但是，王成德倒了！

這當然有點驚奇。蕭政最初還不認為發生了甚麼意外，但踢了兩腳見着仍不大對勁之後，他才曉得事情有點糟了！他心裏跳了一下，眼睛快要發花，但他馬上就鎮靜了下來，很快的跑去報告人數：

「……應到四十八名，除臨時病假一名外，實到四十七名……」。聲音並不顫動，態度和往常看不出有什麼不同。

# 我要繼續奮鬥下去

屠格涅夫著  
寒光譯

使一個人改變的。有時也可以  
 心裏，我獨自在大路上走着，  
 着；我的心是有一種陰沉的觀  
 樹列在我的前面，有兩行高聳  
 很遠的。像一枝箭一樣，直插  
 直的地方，夏天的太陽，放出  
 的，光輝，使人眼目，一羣麻  
 躍着的，頭皮的，而且是很  
 且，順着路的一邊，用出牠充  
 着，好像在那裏說：「我甚麼  
 ，真的，牠是一個勇敢的小  
 餓鷹在那裏盤旋，朝翔，說不  
 撲下來，牠食這一羣小麻雀，  
 的惡運！我拿出全副的精神注  
 了，我不知不覺的，身體左右  
 了，愁的思想，早已飛掉了，  
 新的一種勇氣，胆量，和熱忱，  
 盤旋，讓惡運同樣的在我的頭  
 打破一切惡運！我要繼續的奮鬥下去，

「第三班先頭兩名，出列，把王成德扶到醫務所去；其餘的，「向右轉」「齊步走」！值星官發口令之後，隊伍照着作息表上的規定出去做事了。

離開駐營地的時候，是午後三點鐘，直到六點鐘，他們才轉到集合場裏。因為勞動過甚，似乎都已忘記了在三個鐘頭以前集合場裏發生過什麼事沒有。隊伍剛準備解散，值星官接到傳令兵送來的一個命令，封套的左上角劃了三個十字；兩分鐘後，隊伍散了，大家都如釋重負樣，各自去洗臉的洗臉，解手的解手，每個都覺得非常的自由了，只是蕭政由值星官親自送到衛兵室，衛兵長立刻轉送到營部去。

三天之後，第二連張連長在集合場裏宣佈由營部轉下來的團部的命令，說團長奉司令部的指示，蕭政打死王成德，處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照例宣佈了一個命令尤其是重要點的命令之後，宣佈的官長總得要對弟兄們講話的，但是他剛一開口，似乎不知道究竟怎樣說才好吧！就停住了，隨便胡謔了幾句；最後說了一句毫不相關的話，以作結束

弟兄們私下裏發生了好多的議論，有的說蕭政不應該打在王成德致命的地方；但這種說法，馬上就有人反對，因為什麼地方致命，甚麼地方不致命，根本就說不那麼準。難道蕭政獨於和王成德有仇嗎？他爲甚麼一定要找那致命的地方打呢？有的說王成德德格太不行了，不配當軍人，一下子就吃不住。有的却說是最後踢那兩腳弄糟了的；也有疑惑是軍醫不行，把可治的病人弄死了的。關於處罰，多數都不發表意見，只有很少數的幾人，覺得處罰太重。第三班的小鄭，今年才十八歲，他也是挨過蕭班長的拳頭的一個人，但仍始終服從他的班長；他就是感覺到處罰得太過火的一個。

「又不是安了心打死人」，他氣憤的說：「用手在胸膛上摸一下就要死人，鬼相話，就說踢了兩脚吧，我先前還被踢了五脚，沒見有半個鬼；誰能担保不是王成德已經有病這時候碰巧發作而死了的呢？」

當然，在軍隊裏，一切既已決定，就沒有什麼花樣可以翻新；無論怎樣，王成德總不能不說是蕭政打死的；人命關天，兼之又違反了軍隊裏森嚴的紀律。弟兄們談話，也不過是略舒胸中的一點激情而已。他們都知道：當軍人就得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爲求達到任務而犧牲，爲服從命令而死，就不是在戰場上，是也同與敵人



拚命死了一樣光榮，一樣有價值的。軍隊裏處罰的事，是家常便飯，所以不多時候，空氣仍舊恢復了原狀，各人照常努力各人的工作。難道這這多人當中少了一兩個就得讓宵小乘機又活動起來嗎？不過，工餘飯後，小鄭還不時要當眾申明說：蕭班長不會坐那麼久的牢，他的意見是：再等一年最多就兩年吧，民族抗戰勝利，大赦天下，蕭班長一定免不了要大赦的。

是註定了的吧？蕭班長終於無緣來參加民族解放的盛典了。張連長宣佈了判處蕭班長徒刑命後的第五天，又站在集合場裏對第二連的弟兄半吞半吐的說：

「本來，在這戰時……誰都免不了這麼一回事……尤其是軍人……二十五年過後，他還能做甚麼事呢……那天只宣布了司令部命令的一半……現在……」

列子裏，多數是明白連長所說的話意了，這同樣的故事，他們聽過了好幾次。有幾個沒有留神，好像只聽得二十五年過幾個月字，還以為中國和倭寇要打二十五年。小鄭是懂得了命令的份子之一，有點悶得發昏。

接着連出發到城外大操場去。他們到的時候，場子裏已經有了好多隊伍了，指揮隊伍的是營長，他們才知道是全團集合；但是因為駐地和勤務關係，實際上也不過只有一營人左右。團長訓話，簡單扼要的說明了軍隊裏紀律的尊嚴和人命案的重要性——於必要

時，只有忍痛作任何犧牲來維持紀律。最後就希望以後各人都要警惕，小心！

層次早就準備好了的，團長訓話完畢，就大約有十來個弟兄把蕭政從隊伍後面帶到離團長約莫十步遠近的地方立正站住。團長睜了一下，嘴裏透出幾句清脆的話聲：

「蕭班長，因為你打死王成德，判處徒刑二十五年，但是現在你已經二十六歲了，二十五年之後，你還能為國家做什麼事呢？司令部的命令，改行極刑，也減少一點你的痛苦。」

這消息，蕭政似乎早就知道了，所以他聽到團長對他的最後訓話，態度也沒有什麼變更，一言不發的聽從押解他的弟兄為他解去身上的繩子，在團長下了一開始執行一最後命令後，他被指示向後轉了。但是他剛走上兩步，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似的，忽地自動又轉過身來，立正着，把右手舉到額邊，向團長最後一次注目。團長很驚異的還了禮，列子裏全體都不期而然的動了一下，因為他們忘記了他們早已立正站着的，這時候，對蕭政這最後一次的模範動作，他們想再立正，肌肉過度緊張，反而使身體動了起來。

蕭政覺得他這一生已經可以結束了，再沒有什麼需要顧慮，所以又向後轉了。全場沒有一點聲音，操場旁邊幾株古老的松樹，也一點不動的陪站着。

團長回營去了，態度和平常一樣，始終是那麼莊嚴。但是誰也看得出，神色之間，終於流露了一點悵惘。

第二連落到最後走；因為小鄭昏倒了；張連長跑來看了一下，知道還不緊要，才留兩名弟兄等着扶他，隊伍回營。

「什麼，還要敬禮嗎？」小鄭清醒之後，還叫了這麼一兩遍。由兩個同伴扶着，慢慢的向宿營地歸去。途中小鄭一直低着頭在沉思；他今天幾乎是第一次眼睜睜的看到一個人的死，這是使他昏倒的原因之一，同時呢，他想不到為什麼死了都還要敬禮。他知道軍隊裏最好的辦法是少說話多敬禮，然而這是死呀！要死，那就應該一切都不管。那天王成德雖然在倒地之前還是在給班長敬禮，但是王成德不知道他會立刻與世永訣。今天甚麼情況！明知要遭槍斃，還要敬禮。

據小鄭所知道的，槍斃或殺頭的人，不是大罵不休並說二十年後又是一個好漢，就是兩腿軟得如泥，要被別人拖着走，規規矩矩的敬了禮之後再去受刑，他想，不但他，也許好多人都是「開洋單」第一次碰着這種事情呢！

第X團的官兵，好些日子都還在興奮着。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這一團自成立以來才第二次槍斃弟兄以致感到或種不安。我們應該說是受了蕭班長這種模範到底的精神籠罩住了。

完

# 十字街頭

影痕

夜，都市，  
肉的臭，  
鈔票的飛舞，  
像鍋裏的水在滾，  
像長江的水在流，  
成都的茶館裏，  
死寂的，  
夢一般的大後方，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祖國吧！  
她走上十字街頭，  
在電杆桿下孤獨地叫喚。  
過路的人，  
只給她一隻冷眼。  
都市的夜風在吹着她破爛的衣衫，  
饑餓的魔鬼在吞噬着她的肝腸。  
她想起了可愛的南京，  
可愛的故鄉。  
日本鬼子轟燬了她們的學校，  
轟燬了她們的田園。  
罪惡的火燃燒起一條黑色的烈焰，  
千萬的民家變成了焦炭。  
屠殺，姦淫，  
恐怖的手在他們的頭頂上指詳，試探  
擱置，貪婪，  
她的姐姐就在魔鬼的手下斷送了性命，  
當她絕力的咬着牙齒，  
試拔着肚中那把三角的劍，  
鮮血在她的下襟處湧流，  
她的眼睛是那麼的淒慘，

放射出一度憎恨的光芒。  
無底的絞痛，  
掙扎，求援，  
指爪在地層下挖成了一個深深的大洞，  
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的家鄉，  
蘇州河畔逃亡三千萬。  
狂濤，洶湧，  
一個巨大的人的波浪。  
饑餓的號啼，  
垂死的叫喚，  
母親抱着嬰孩的屍體，  
飲淚的哀憐。  
顛慄，瘋狂，  
天空裏飛過一行鸚鵡，  
又疑敵人在前邊？  
從東到西，從南到北，  
無目的的流浪，  
像一羣游牧的羔羊，  
她和老父，  
扶着患病的親娘，  
一步一步的推着。

在雪的原上。

凍死的屍骸。

在道旁橫橫直直的亂轉。

像是海岸上飄浮着的蘆根。

又像雪地上零亂的足印。

饑餓的臉孔在發蒼。

抖擻的屍兒在冷。

腿兒一分一分的沉重。

步履一步一步的艱難。

患病的母親。

三次五次的往地下撞。

她的舌兒在緊縮。

她的眼兒在發藍。

臨終的時候，她還說。

「我們要回故鄉！」

——呵！故鄉是那樣的可愛。

南京是多麼的難想……

她正在這樣的沉思冥想。

一陣寒冷的夜風

吹在她破爛的衣衫上。

夜的都市。

汽車，洋車。

匆忙的人。

紳士闊少。

摩登女郎。

在十字街頭上來來往往。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她還是一個人

在電杆桿下孤獨地叫喚。

她走進一間酒樓。

裏面坐滿着老爺和老闆。

要命般的喝酒。

昏昏顛顛的花拳。

蒸騰着肉的臭味。

霉腐的氣氛。

赤着臂兒攬着伴酒的女人。

凸出肥胖的大肚臍。

賣唱女扯着淫聲的南國小調。

在唱小孟光。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她在喧鬧的酒場裏叫喚。

一個老爺擡起了八角的臉。

「吵什麼！南京島報！」

這份東西有點×傾！

該叫他查封停版。」

一個大胖子搔着肚臍。

哈哈大笑的

盆大的口兒掩蓋了眼睛。

「這個姑娘還長得漂亮。

不妨叫她來玩一玩！」

伸出手臂要向她捉攬。

她抖顫的拈回那張報紙。

帶出門來又是一個失望。

她走進一間咖啡店。

一對青年男女正在拈底下頂養足尖。

男的是穿着鬼子的禮服。

女的是穿着三角形的短坎肩。

頭髮燙得洋娃娃般的金黃。

他倆親密得緊緊的貼着臉。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冷不防賣報的聲音。

驚破了她們玫瑰的夢。

男的從腰袋裏擲出半角錢。

想叫那不知討厭的傢伙滾蛋。

女的却斜起眉兒攔着他。



「討厭！南京有什麼好看！  
我愛看的是滑稽漫畫，  
我愛看心肝！」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她在十字街頭的電杆桿下，  
孤獨地叫喚。

「南京有什麼好看！」

只是給她一個無情的冷涕，  
「南京有什麼好看！」

在這夢一般的大後方

每個人都是一樣。

「南京」在他們的腦膜裏早已淡忘。

她真不解，左右思量，

南京不是我們的國都嗎？

南京不是我們的家鄉嗎？

為什麼每個人對於它都不願意看？

她日日的思念着南京，

思念着她那可愛的故鄉，

想從報章裏知道故鄉的消息，  
關於南京的戰況。

然而報章上所寫着的，

只是「三月的夢，寂寞！寂寞！寂寞！」

「寂寞！寂寞！寂寞！」

她想起了南京轟烈的砲聲，

沖天的巨火，

姦淫，屠殺，

層層疊疊的屍骸，

飄滿了河川，  
堆滿了山谷，

蘇州河上的流水變成了鮮紅的血，  
姐姐和母親臨死時的慘叫和掙扎，  
悲慘，哀號，絕叫，轟炸，毀滅，  
宇宙的一切都在天翻地覆。

然而大後方的人都在叫  
「三月的夢，寂寞！寂寞！寂寞！」

她呆呆地看報章的字句不能解答，  
心裏來來去去的在猜測：

難道中國現在已經沒有了戰爭？  
難道這些報紙都不是我們的？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她在十字街頭的電杆桿底下

孤獨地叫喚。  
都市的夜風在吹着她破爛的衣衫。

一天的嘶喊，

賣不到五角錢，

三分錢的勞資，

抵不住剝蝕的血本，  
看看手裏賣剩的報紙，  
還有沉重的一大卷。

想想家裏的米鍋，  
悲酸的眼水禁不住滴下了一串。

鬼影般的黑暗，  
一個被炸後的瓦礫場。

危牆和磚堆，

昏亂的炸彈洞，  
架起了幾間破席的茅棚

「這裏就是她們禦寒的宮殿，  
回家來一見父親，  
又是一張愁苦的脸相；  
「唉！我們這些窮人怎樣活下去呢？」

今天的車租才六角  
今天又漲到八角二分錢！

米價飛漲！  
一個鏡頭一個樣！

一個鏡頭一個樣！  
貧苦的人一杯一杯量，  
商店的老闆一家家積幾萬担。

今歲正是大豐年，  
勞力的人却在鬧饑饉！

車租飛漲！  
米價飛漲！

他們的勞力却更不值錢！  
饑餓，寒冷，  
勞力過度，  
缺乏營養，

她父親一天一天的瘦削，疾病，  
為了生活，  
却又不能不拚命幹！

太太們坐車要飛快，  
他的腿却在發軟，  
喘氣，流汗，  
一陣迎頭風，  
豪賤的倒在地上，  
幾個同行的苦力，

豪賤的倒在地上，  
幾個同行的苦力，

豪賤的倒在地上，  
幾個同行的苦力，

豪賤的倒在地上，  
幾個同行的苦力，

豪賤的倒在地上，  
幾個同行的苦力，

豪賤的倒在地上，  
幾個同行的苦力，

豪賤的倒在地上，  
幾個同行的苦力，

將他扶回破蕪棚。

鄰近的張大三，  
是一個替人挑柴的伙件，

拉洋車的李大叔，  
纏足二嫂，

是在公園門前擺賣紅藍糖，  
銀花是在茶館裏，

替客人捏手巾和點芭菇煙，  
早晚出入時都來慰問。

真的，只有窮人才會可憐窮人，  
然而窮人的同情又敵不住金錢的魔爪。

醫生要錢不要命，  
報紙又換不到藥湯。

父親睡在泥坑上苦痛呻吟，  
潮濕的泥地更使他

增加了一層疾病。  
她殷勤地侍候着父親——

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  
全家死剩下來的獨一親人。

慢慢父親睡着了。  
她含着眼淚走上十字街頭，

想用自己嘶啞的聲音，  
喚回了父親的性命：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來來往往的人們只給她一隻布眼。

帶回家來的又是一個空虛的失望，  
父親的疾痛一天天的深沉，

頭顱上凸出兩條大藍筋。

瘋狂地燃起了垂死的憤恨：  
「日本鬼子！

你佔了我們的家，  
還要來害死我們一家的性命！

貞兒！你的姊妹，你的母親！  
在那裏？

怎麼你不叫她們來看看我的疾病？  
雷聲轟轟震撼着炸後的危牆，

天角處不時裂出一條可怕的紅光，  
茅棚的漏雨滴嗒響，

風吹破簾倍淒涼。  
她在爐邊搖着一把舊蒲扇，

熬着今天乞來的藥湯。  
父親的呻吟，急喘，

急促！微弱！終斷！  
女兒驚叫！呼救！亂竄！

絕望地望着破蕪棚外的風雨雷電，  
抱着父親的屍體狂哭，

眼淚一滴一滴的滴在父親的屍體上。  
雨是無底止的下着。下着，

她的心也是無底止的苦痛，悲傷。  
父親死後無棺殮，

鄰近的窮人送來幾件破衣衫。  
張大三和李二叔檢來一條爛破席，

捆着屍骸抬去葬。  
女兒追着父親的屍體哭叫瘋狂。

汽笛虎虎的想把人嚇慌。  
「愛」字，

成都的夜，  
夢一般的大後方，

內的誘惑，  
脂粉的異香，

酒樓裏，  
歡笑，喝酒，花拳，

窸窣聲的聲音迷住了人們的心臟，  
到處都聽見扯着南國的情調，

唱小孟姜，  
喧鬧，狂笑，雜亂。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她在十字街頭電衫桿下孤獨地叫喚。

都市的夜風在吹着她破爛的衣衫。  
她想起了姐姐肚中的那把三角劍，

她想起了母親臨死的眼晴，  
她想起了父親的呻吟和急喘，

她想起了南京，  
她想起了祖國，

她想起了家鄉……  
十字街頭的人來來往往

闊少，老閻，鬍鬚的女郎。  
她在電衫桿下孤獨地叫喚：

「南京晚報！南京晚報！  
先生，看報吧！看看南京吧！看看我們的

祖國吧！  
（街頭抗敵詩畫展覽會二萬里文化長征

一九四〇，四，路過成都。）

# 蕭奶媽

鈴聲

蕭奶媽是鄉下人——粗手粗足慣了的；因為那年全川鬧着旱災，米價飛漲，她才不得已領着她的孩子，也上城頭來找活路……

剛踏進大公館門坎的她，簡直像一部機器，扯一下動一下，真是笨得可憐！還加上她那雙裹過的金蓮，走起路來更顯得又重又慢，所以老爺太太都有點討厭她；不過，她還有一樁可取的事，即是那世襲的服從性，也是她之所以能找到活路的大原因。

蕭奶媽是一個年近四十的婦人，黃皮膚瘦，一雙眼睛凹下去幾乎有一寸，穿身藍竹布的上衣，破舊得好像報紙；頭一輪，她是伴着她孩子的，整天不歇地工作，她都是喜喜歡歡的，有時少爺小姐要買零食，她也開或跑跑街，但總及有她見她叫苦過：譬如：——剛擺好了碗，太太又大聲地喊着：「少爺醒了呵！一尚來不及回答，老爺又嚷起來：『蕭奶媽，倒杯茶來』，雖然她忙個不停，蕭奶媽却能夠自如的應付，因為她對於這活路已漸漸地做熟了，從沒有因為事多，而抱怨一句，使太太們動火氣。

蕭奶媽忙得連鞋子打倒身，連吸她的孩子的時間都少着，她知道這已是上蒼有眼了——只要她孩子有飯吃，已是莫大的福氣了；身子勞累又關什麼緊要呢？蕭奶媽時常自言自語地告訴着：『如果太太們

開恩，能讓我把小少爺喂滿嘴也就好了！……蕭奶媽爲了討同事的歡心，她也特別地抽空出來幫忙，無論大小雜事，只要她能做的，好像掃地，擦桌子，燒飯之類，所以她的朋友越添越多了，蕭奶媽時常用笑臉開地打哈哈，表示着她心裏的愉快！簡直把故鄉的災情與她的親戚朋友忘在腦後了。

忽然，有一天，蕭奶媽突然被太太申斥了，不是爲的別的單，卻爲的是她的孩子，太太向她下着通牒說：『蕭奶媽，我餵的是你呵，沒有你孩子這份！』

蕭奶媽似病了病了，全身冷得打戰，但臉上却紅得發燙，她皺起兩條眉頭，於咬住牙關地哀求了：『太太，你不用動怒吧！我早就想把這安頓下去的……無奈……無奈沒有這當的地方。』

『什麼？不送麼，孤兒院設來幹媽的呀？』但是，太太，有誰來作保人呢？……好！難題多，未必就擱下嗎？總之，明天你不把他打發起來，連我也不用了！……

像晴天風暴似的向她鞭打，使她發得成了木雞，她只有嗚咽化的乞憐了：『太太，太太，善善處呀！我照顧吧！……明天一早……一早就把他送走……不過，總之請你……至少留下我……苦薩會保佑你們大善人啊！』

蕭奶媽已竭其口舌了，更不敢稍有請求，只有呆呆地立着，聽候那生命的判決，這時的她已像風中的飛絮了，神不附體地飛地，覺得四圍都是空虛，與那黑漆漆的，及無光的鬼臉釘住她，從她身邊掃過的笑聲，——同事們所發出的；她都視爲嘲刺了！最後，她又從大夢裏復醒，聽着太太的判詞：『去，去，去！總之，你的孩子應該離開這裏！』

她喜出望外，像是得到菩薩的恩賜一樣，直覺她感激涕淚，所以連房內小少爺的哭聲她也忘記了。於是，太太又發毛地向她說：『……別！別！別！明明是不想喂我的孩子吧……不，不，不，他哭得那樣好還沒有聽見嗎？』『不，我聽見的，小少爺真乖，一離開他就會喊，』

蕭奶媽的遮掩，做得太不自然了，直使太太又暗暗地笑了起來，並且想道：『一裝風，騙誰？明明是你不想幫了，你又何必那樣裝做模樣呢？』一場庭訓，自此告終，什麼也顯得風平浪靜了，蕭奶媽又打起精神苦幹，預備與生活兩個搏鬥……



# 工作的開始

萬 敏

——虎口餘生記之四——

## 一。混合內閣

據一般人種學家的意見，世界上所有的人種，要以日本人為最蠢。本來日本人是中國所傳的種，說起來是應該要相當的聰明的；無如自牠分出去之後，僻處小島，中國變長莫及，教養不周，以致漸漸的就把這變蠢了。不但養成了撻掠搶劫的一種民族劣根性，而且變成了世界上最蠢的一種人。

因為蠢，所以腦筋簡單。譬如說，在日本人的想法，以為在我國淪陷區域內，雖是經過牠們那種高度殘忍的蹂躪，把我們最無知識的愚民，都弄得忍無可忍了，但是只要牠們這大蹂躪之後，來一個假意的安撫，於是我們中國人就立刻死心踏地的擁護牠了。這種糊塗的想法，在明眼人看來當然是不值一笑，不過在日本人的眼中，恐怕要認為這比辯證法還出來的東西還要正確呢。

由於上面的理論，淪陷後的南京，經過洪水泥流了兩月之後，便掛出了一塊招牌，上面寫着：「南京自治委員會」。

依照牠們祖傳的慣例，凡是這一類的「過場」，照例是要由幾個漢奸出面來表演的。什麼陶錫三呀（前名陶色青，據云是律師公會會長）、什麼孫淑榮陳瀾波呀，什麼狗呀貓呀，也就應運一搖而變成了「治理」南京的「委員」。

這些「委員」些，牠們主子給牠們的任務是：登記戶口，編製保甲，整理秩序，使市民能夠「各安生業」。牠們也公然幹得津津有味，把南京市劃為五區，設立五個區公所，強迫難民區內的人搬到各區去居住。當然，也有些人搬出難民區了的，不過搬到旁了地方去之後，在當天的晚上就是說很快的，就會遭受到野獸的襲擊；不是婦女被姦淫，就是男子失蹤。有很多腦筋稍為清楚一點的，早就預料到有這種現象，所以無論如何不願意離開難民區。

奇怪得很，這一批漢奸當中，如各區的區長，副區長，科長等，不知道是個甚麼原故，三分之二都是律師，一時竟有一「律師幫」之稱。除了律師幫以外，就是以前那些有名的毒品販賣者。此外的下級職員

他寫完這封信，看了幾次，認為沒有錯誤時，才把牠交給勤務，信封角上明明寫了「快信」二字，他還有些不放心的慎重地講一聲——「快信——！」

(二)深秋的早晨，是分外的清朗，暖日的太陽，帶着的惺惺睡眼，剛剛露出臉來，照耀着大地開每一個角落裏！一間並不十分寬廣的辦公室中：放着一張中或寫字台，幾張靠椅壁上掛着一張中國分省詳圖，房門外貼着指導員辦公室的字條這裏的主人！就是剛從××機關調來的連指導員華萍！

他是一個廿三四歲的青年，身材並不高大，清瘦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經歷風霜忠實苦鬥中的青年，明瞭是他在××機關裏的同志，因為在業務上的關係，並且大家都是飽嘗過流浪痛苦的異鄉游子，所以發生了很深切的友誼！這次他奉命調到這裏來，在一個慘淡的秋晨，和他作了一度形式上的分離，這封信是他到差三天後向第一封給她的信。

(三)時間是一天二天三天的過去，他每天在期待着他唯一的希望——他的回信——他並不因為交通上的關係，而減低他希望的實現，他更不計算時間的多少，來證實回信的有無，或每天渴望着風雨無阻的綠衣使者，當他解開郵包而沒有他的信時，才含着萬分失望憤憤地看者已成搶空的郵包和那位苦於勞役的郵差，發出這樣的一

，則大半是那些賣油條，趕馬車，拉黃包車之類的人。這種混合「內閣」，在姦如日本人的眼中看來，實在是一種很有能為的組織，自然，實際上不過是一種鬼打架罷了。

二、扮演漢奸

我們留在南京的特務工作人員，爲了減少無謂的犧牲和增加工作的便利起見，早就呈准了上級，向機關打入各種偽組織，假裝願意去當漢奸，乘間展開我們的工作。

這時候，「南京自治委員會」及各區公所，在成立之初，一時很不容易找得那許多職員，所以幾乎有一只要願意當漢奸的，便可站到左邊來」的情形。我們不想當漢奸，却想去扮演漢奸，所以就注意着這個機會。我們大多數都是住在難民區內的，難民區這時被他們劃作第四區，副區長王松亭是一個鴉片煙鬼（以前是北一救火會主任），因為這時期早就出賣給日本人了，所以這次是白本鬼子直接委他作副區長。因此由陶錫三介紹來的那位姓方的區長，雖是正統的，還是奈他何，一切人事都要由王松亭作主。我們的工作同志當中，有一位姓孫的，和王松亭是乾親家。王

在急於籌人的時候，幾次託孫同志給他介紹幾個區公所的辦事員，孫同志把這個消息告訴負責人，經過一番佈置和計劃之後，我們就整個的打入這個偽組織裏面去了。

我們在偽組織裏工作的原則，除了偵探有關軍事方面的機密外，就是盡量的保障難胞的生命。譬如我在裏面是担任登記戶口，任鬼子規定登記的條件是如何苛刻，但我實行起來的時候，却盡量地在可能範圍內馬馬虎虎，使牠對於牠們認爲的抗日份子無從查攷或根究。還有管理通行證的同志，更可以隨時給我們的難胞尤其是我們的工人不少便利。我以後幾次往來於京滬道上而沒有被敵人查出破綻，也就是由於我們在偽組織內的同志掩護得力的原故。

這樣相當順利的工作了將近兩月，敵人的特務機關終於探悉了我們有人在偽組織內作反間諜的工作，但是還沒有得着證據，於是就命令各區嚴密審查。大概是因爲各區的負責漢奸不願意担受「用人不慎」的罪名吧，結果並沒有明白的指出那些是「抗日份子」，而只是用一種消極的辦法，借「改組內部」的名義，把我們的工作同志，取消了一部份。不過由於我們佈置的嚴密，雖在改組之後，還是有我們的人在裏面負重要的責任。

到這時候爲止，我們在南京的工作基礎，總算建立起來了，不過同祖國後方的交通還沒有聯絡起來，這時候我們是離開了偽組織，事實上，上級却也正需要我抽身出來，趕緊設立特務電台，於是，我又步

更緊張的生活裏去。

我們在偽組織裏工作的原則，除了偵探有關軍事方面的機密外，就是盡量的保障難胞的生命。譬如我在裏面是担任登記戶口，任鬼子規定登記的條件是如何苛刻，但我實行起來的時候，却盡量地在可能範圍內馬馬虎虎，使牠對於牠們認爲的抗日份子無從查攷或根究。還有管理通行證的同志，更可以隨時給我們的難胞尤其是我們的工人不少便利。我以後幾次往來於京滬道上而沒有被敵人查出破綻，也就是由於我們在偽組織內的同志掩護得力的原故。

這樣相當順利的工作了將近兩月，敵人的特務機關終於探悉了我們有人在偽組織內作反間諜的工作，但是還沒有得着證據，於是就命令各區嚴密審查。大概是因爲各區的負責漢奸不願意担受「用人不慎」的罪名吧，結果並沒有明白的指出那些是「抗日份子」，而只是用一種消極的辦法，借「改組內部」的名義，把我們的工作同志，取消了一部份。不過由於我們佈置的嚴密，雖在改組之後，還是有我們的人在裏面負重要的責任。

到這時候爲止，我們在南京的工作基礎，總算建立起來了，不過同祖國後方的交通還沒有聯絡起來，這時候我們是離開了偽組織，事實上，上級却也正需要我抽身出來，趕緊設立特務電台，於是，我又步

更緊張的生活裏去。

更緊張的生活裏去。

更緊張的生活裏去。

更緊張的生活裏去。

更緊張的生活裏去。

更緊張的生活裏去。

句苦語——真的沒有我的信嗎？——

那時的他：嘴巴抵得緊緊的，盛着眉，過去的幻影，會在他煩亂的心田裏一幕一幕地反映出來……！

「——三天前的事吧！在離前方不遠的一個城市裏血的洗禮，使這城市變成一個死人似的沒有一些動態，他們倆坐在樹下凝視着天空，那時秋陽已接近地平線了！不久光芒漸斂，只成一個爲人力所畫不出那靡靡的紅圈，紅圈裏升起一雙晚星，像綴上標紫色的靈芝，宇宙是顯得沉寂，他轉於外開口——」

「霍我奉調到××補充團××連充連指導員，這消息你知道嗎？」……他看着她，如波的聲音在宇宙間動盪着！

「……唔……真的嗎，我怎麼一點不知道呢！……」她的神氣是顯得十分驚訝。

「……」離別的悲慘，佔據着他全身每一個細胞，眼睛中的熱淚，差不多要脫離牠的駐地——「眼圈」了。

「別；是形式上的分離罷了！我們祇要精神上——」並且或者我們更能鞏固我們友誼上的堡壘，在這次離別中，不要悲傷，爲祖國努力吧！沒有今天的別，那會有明天的歡笑呢！……」她那種剛毅而有力的言辭，把他感動了。

剛毅而有力的言辭，把他感動了。

剛毅而有力的言辭，把他感動了。

剛毅而有力的言辭，把他感動了。



# 未寐之夜

浪 痕

誰拉去睡眠？  
 叫我整夜未能閉眼。  
 夜裏在屋外低喉，  
 為的刺破黑暗？  
 更夫敲起疏漏的鐘聲  
 是迎黎明的到臨！  
 我不敢想靜夜，  
 竟把頭縮入被窩裏。  
 但，冷風偏在我的耳邊，

誰說浩秦血帶來血脈的事跡，  
 閉着眼睛，像戴了望遠鏡，  
 凝想火燒中的鬥士——  
 寒凍鞭打着他們，  
 在冷雪的冰浴中顫慄。  
 但，不住的熱血啊！  
 在體內沸騰！  
 難道去睡眠，  
 叫我整夜未能閉眼。

## 西康青年徵稿簡則

- 一、本刊徵求下列各項性質之文稿：
- 1. 開揚 總理遺教暨 總裁言行
- 2. 抗戰建國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理論
- 3. 國際時事演變之分析
- 4. 青年學術思想之研討及生活職業之指導
- 5. 各地青年之動態及青年生活之特寫
- 6. 有關各地風俗習慣特寫
- 二、投稿文體不拘，凡論文，詩歌，小說，散文，戲劇，雜感，日記，報告，通訊，書報批評，木刻，漫畫等均可，文筆務求生動，寓意應求精透
- 三、來稿字數以五千字為限，特約者例外
- 四、來稿經登載後，酬致本刊，或現金，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三元，木刻漫畫每幅酬金一元至二元

- 五、來稿如發現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六、來稿本社有刪改權，如不願意者，須附為聲明
- 七、來稿無論發表與否概不退還付足郵資者例外
- 八、來稿請寄西康省西昌縣文廟內西康青年社編輯部

## 服務半月刊

### 創刊號即將出版

內容計分六點：

- (一) 論著
  - (二) 工作指導
  - (三) 工作通訊
  - (四) 各地風光
  - (五) 社會調查
  - (六) 文藝
- 是服務青年之良好刊物  
 是青年工作的優良導報

(四)  
 第五天的清晨，他的希望終於成爲事實，從勤勞的手中，傳出他一封目的信，他那時彷彿像深潭裏發現了他的目的物，一樣喜悅折開後見上面寫着：

想不到你的意志竟轉變得這樣快，大約你還記得我們離別的一瞬吧！你在本身上，抗戰建國的大道上，努力！進步！來酬答我對你的一切，我實在已感到滿足！我更沒有其他的奢望，我們的精神！友誼！一定會在這道道上發達起來！我！因爲我們生長在這個動盪的時代中，社會的進化，國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都靠我們去策動，尤其是這抗戰建國危殆的今日，我們應該穿上民族抗戰的征衣，更應該穿上民族復興的軍裝，很風與地坦任這一段歷史的變遷，洋！繼續地奮鬥吧！我！在這裏代你說呢！

我！在這裏一切都和你在這裏時一樣！雖然精神上有些苦痛；但我相信你的武力，是會解除精神上的痛苦的，望你也這樣！我更深的希望你報告我很多工作勝利的消息！

深秋的天氣是最容易摧殘人體，望你爲國珍重！  
 再會！致敬  
 工作勝利的敬禮  
 友 朋 雲 手 草 月 日  
 他看完這封信，臉上露出一絲誠意的微笑，似乎感到這『人生』是偉大！(完)  
 一九三八，一一·三，脫稿於東鄉軍次

西書部文藝之



斯因著

定價每部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這是一首長至一千三百餘長的長篇敘事詩，內容係以哈勒欣河流域為背景，描寫一對熱戀的蒙古青年為祖國而戰鬥的那種英勇的可歌可泣的史實，行行流瀉著對祖國的偉大的熱愛，篇篇都可以聽到慷慨激昂的高歌，實在可以算是一篇絕佳的抗戰史詩。凡愛好歌者，不可不一讀。書印無多，購宜從速！

歡迎本刊讀者購閱

八折優待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歡迎介紹 歡迎批評

本刊讀者

購閱伊爾布倫書卷

凡持此卷者，均可享受八折優待

(請將此卷直接向本社購書)

西 部

▲范魁先生：

前承惠賜大作已收到，本刊近日稿件積壓，本即對先刊出，其數！下期即可刊出，請釋念！

▲寒光先生：

承賜譯及原文稿均奉到，其中一篇已在本期刊出，另一篇「乞丐」下期亦可刊出，已將本刊寄呈一份，聊表謝忱！

▲鈴聲先生：

本刊因篇幅有限，大作迄今始刊出，抱歉之至！已將本刊送呈一份，藉申謝悃！

▲一葉先生：

惠書敬悉：大作已於上期特大號刊出，並已寄呈一份，諒已收到？

後望多多見告！關於貴陽剪影一類文字如

請惠賜一二，尤為本刊所歡迎！

▲佛民兄：

近况如何？久不得大作，甚以為念！貴昌之行，所獲必多，望多多惠賜，以光篇幅。是所盼禱！

編者